

2009 本报年终专稿

走过四季,走过自己

2009 文坛人物盘点

2009年对中国文坛和出版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,建国60周年、法兰克福书展、出版体制改革、知识产权保护、全民阅读工程、职工书屋建设、经济危机蔓延、国学大师仙逝……中国的出版界和知识界在这一年度的风云际会中,不断地回应一个个挑战,并用自己的思考、智慧和专业知识,书写出一段新的文化史。

成长·蓄势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,全面总结建国60年的文化成果,出版一批反映60年发展变化的图书,成为出版界的重中之重。为此,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共同部署、推出了一批以“辉煌历程”为龙头的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重点出版物,为国庆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。这些图书既有理论和经验总结的专著,也有文献、大事记和图册。从这些图书中,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、全面、系统地看到共和国60年来走过的历程,可以说它标志着中华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。

令人振奋的统计数字表明,经过60年的发展,中国出版业的总产值接近1万亿大关,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,在当前经济危机不断蔓延、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的环境下,我们的新闻出版产业逆势上扬,图书销售增长20%,新媒体出版增长40%以上,产值增长30%左右,投资增长约36%。而

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新形势,在以出版体制改革为主题的今年,国家加快了实现转企改制的步伐,大批出版社理顺了产业结构,提升了自身实力,为将来的发展更上层楼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今年是“职工书屋”大型文化工程创办的第二年。早在上半年里,预定的1000个“职工书屋”示范点已全部落实就绪,配送的图书数量和品种的总量有了大幅增加,软硬件的配套齐整和运转常态化,使得“职工书屋”成为全民阅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今年也是“深圳读书月”举办十周年,自2000年始,持续10年的读书月活动开创了全民阅读活动的“深圳模式”,对于提高国民读书比率、提高全民阅读质量,都是一个有益的经验。

在国内,我们有骄人的成就。在国外,我们也是独领风骚——在今年于德国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,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亮相,以实物展示将我们6000年的文明和当下的独特活力,生动形象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。这不仅仅是中国出版业的开门红,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发展、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大势所趋。这次中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主宾国活动的成功,是我国出版业走上世界文化舞台的一个重要标志。

回眸2009年,中国出版业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迅速成长,并蓄积了巨大的能量,必将在未来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

纷争·考量

当然,中国的文化出版业在成长过程中伴随着曲折和反复。2009年也是不平静的一年:谷歌侵权案对数字出版业形成冲击,第三极书局“撤离”折射出民营书业的困境,传记文学造假成风,官场小说相互克隆,文化名人风波不断、名人品德受到公众质疑……透过出版乱象、文坛纠纷的种种行状,人们看到的是商业化、功利性操作以及由此催生的浮躁心态,对文化事业、出版事业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

由郭敬明领衔打造的首届文学新人选拔赛,模仿超女选秀的游戏风气而忽视文学应有的严肃性,遭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质疑,连评委都表示这样的活动对文学创作本身毫无益处。评论界认为,浮躁的文学、浮躁的文学队伍,难以产生出文学大师,这样干不是文学的出路。

有些传记文学作者为拔高、美化传主,不惜肆意捏造篡改历史,不少无中生有的内容被选进中小学生的课本里,以假充真贗害无穷,不能不令人愤慨和担忧。有识之士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,对此类“伪史伪作”全力声讨,已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。

读书人“恨腰封”在今年达到高潮。“某某作家震撼推荐”、“全球最畅销图书”之类恶俗吹捧与廉价叫卖,使许多善良的人买一书上

一当,其行径无异于谋财害命,大家痛骂腰封是虚假广告、浮夸宣传的狗皮膏药!广大读者的反感与抵制,“腰封”这一文坛“妖怪”不知明年能否销声匿迹,不再兴风作浪?

先是李辉揭露文怀沙的年龄、经历造假更质疑其学术水平的真假,成为文坛爆炸性事件;后有余秋雨连陷“捐款门”、“股票门”之中,引起各方人士“追讨”不已,余老师一时四面楚歌,下不了台……这两件“名人案”及其随后引发的笔墨乱战,一方面表明在今天资讯发达时代,舆论监督的巨网之下一切难逃“火眼金睛”,文化名人的道德自律既是立身之本,更是公众社会价值观的标杆,不可小觑;另一方面舆论的自由和开放,给公众更多参与、观照文坛的机会的同时,关注点似应把握在有利于净化文化市场、有利于提升文化品质的方向,以炒作文坛轶事为目的的猎奇、起哄的心理,有害无益。

反思·求索

2009年,让人倍感失落的是几位文坛大师的相继辞世。继钱锺书、费孝通、巴金之后,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和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,及翻译大家杨宪益先生纷纷仙逝了。中国知识界痛悼文化老人的离去,感叹“20世纪最后的学术精神湮灭”、“一个时代的结束”。

凝望大师们远去的背影,我们不得不感

叹,我们已经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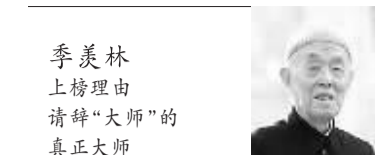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文章如潮涌——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,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,大师辈出的年代,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,也是一个尊重知识、宽容“异端”、追求平等的年代。

——季老的过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。这不仅仅是像他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,还因为他在世的时候,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反差;这个浮躁的时代,和这位学术坚守者的宁静与单纯。

——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,实际上是怀念一个“以学术为业”的群体。今天的多元化社会,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体人生,而能终生坚守学术,并从中获得乐趣和力量的人已经不多了。

国学大师的稀有与目前中国的“国学热”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曾经在普及国学中功不可没的《百家讲坛》,可以说在今年很少作为,那些创造了出版奇迹的人和事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而各地开办的收费昂贵的“国学班”,已经把“国学”当成了生财的商机。

在怀念大师的同时,应该好好地反思了:如何学习大师们独立自主的品行、诚实执著的品格、淡泊名利的品质,将做人与做学问融为一体,学习大师们的淡泊心境去工作和生活,以改变我们的浮躁状态,这应该是2010年文坛要做的事。



季羡林
上榜理由
请辞“大师”的真正大师

2009年最令人痛心的莫过于季羡林先生的离去。这位出身农家、淡泊名利的一代学界泰斗,以其坚韧的意志和纯粹的治学精神,走出了一条令人惊叹的人生之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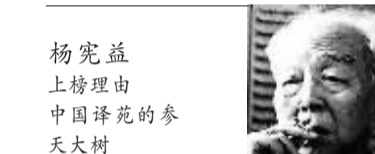
季先生主修印度学,学习了梵文、巴利文、俄文、南斯拉夫文和阿拉伯文等,并从世界吐火罗文的权威 Siegf 教授那里学习了这门濒临绝迹的语言学,以及《梨俱吠陀》、《波你泥语法》、《大疏》等课程。他所取得的成就,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。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国学研究时代的结束,是中国文化界的巨大损失。



任继愈
上榜理由
不出全集的大学问家

哲学家、宗教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竟与季羡林先生一同陨落,让我们沉痛之中更添沉痛。任继愈先生的一生功绩卓著。他前后四次注译《老子》,指挥组织了《中华大藏经(汉文部分)》、《中华大典》等多项国家级国学研究项目,是中国学术界屈指可数的大学问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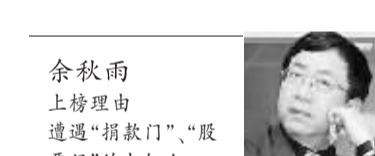
任继愈人为低调,尽管其学术成果对当代中国具有深远影响,却坚持不出自己的全集,也拒绝学生们为他出纪念文集。他的老师熊十力称他是:“诚信不欺,有古人风。”



杨宪益
上榜理由
中国译苑的参天大树

在风风雨雨的坎坷人生中,杨宪益与他美丽的妻子戴乃迭合作,将《红楼梦》等百余种中国文学名著译成英文;又将《奥德赛》等许多外国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。他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了精神、风骨、节操,又从西方文化中得到了自由、平等、创造的真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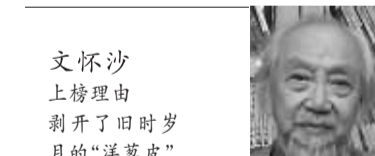
在风风雨雨的坎坷人生中,杨宪益与他美丽的妻子戴乃迭合作,将《红楼梦》等百余种中国文学名著译成英文;又将《奥德赛》等许多外国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。他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了精神、风骨、节操,又从西方文化中得到了自由、平等、创造的真谛。



余秋雨
上榜理由
遭遇“捐款门”、“股票门”的大红人

2009年是余秋雨的多事之秋——先是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20万元受质疑;后又与徐家汇商城成功过会余秋雨成“准亿万富翁”被指责涉嫌侵吞国有资产。遭遇“捐款门”、“股票门”的余秋雨,已经成了频遭非议的“审丑”文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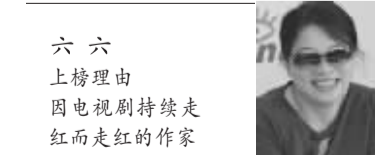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,文坛乱象十分突出,余秋雨捐款遭质疑等来自文学界的负面新闻,不断刺激着大众的神经。文坛界自身似乎丧失了行业自律能力,作家的道德人格乏人监督。是网络等新媒体承担了主流媒体使命,“捐款门”、“股票门”等关注作家道德的问题,才成为公众性的文化事件。



文怀沙
上榜理由
剃开了旧时岁月的“洋葱皮”

《人民日报》记者李辉在2月18日《北京晚报》发表文章,质疑文化老人、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的年龄、求学经历及坐牢的真实原因,被认为是新年投下的重磅炸弹。一时间,文怀沙无语,文化界却在质疑名流真伪,反思江湖乱棒人。

还是王蒙先生说得好:对文怀沙事件,公众与媒体没必要盯着文怀沙的年龄大小,以及他是否好色。如果他有不当的行为,相信法律不会让他漏网,而且他本人也为此吃过大苦头。文怀沙事件的关键,是它反映了中国整个社会文化判断力的下降。



六六
上榜理由
因电视剧持续走红而走红的作家

因电视剧热播而使文学作品原著者走红的例子不胜枚举,女作家六六便是一例。她的小说《蜗居》因被拍成电视剧而大火特火。就在出版社和作家满心欢喜地享受胜利成果时,一名叫包青的女子站出来,指认六六就是当年与她合作办报的白丽娟,并称六六与其丈夫携款失踪,要向他们追讨。一时间,舆论哗然。尽管出版业的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表声明,称对六六履历的传言“纯属无稽之谈”,读者和观众仍半信半疑。

本版撰稿 赵亦冬

长篇小说 积而后发



今年有三部长篇小说颇为引人注目——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、《格萨尔王》和《蛙》;刘震云写“姥爷”杨百顺和“外孙”牛爱国各自寻找背弃了自己的妻子及奸夫以报仇,这两次寻找的时间跨度长达70年之久,到后来却明白了他们真正要寻找的,只是一句贴心的话;阿来从已故成为“化石”的格萨尔王神话史诗与活在当代的史诗传唱者香美的苦苦寻觅,从古代与今天双向求证这史诗故事在流传中不断变

化的真相。香美不辱使命,终于发现了藏族英雄战胜天灾人祸、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,也从这一瞬间开始,故事从记忆中消失,语言也失去了意义;莫言通过自己的姑姑、一个农村助产士万心的视角,折射出60年中国生育史的巨大变化,表现了民间“多子多福”传统伦理与国家“只生一个好”人口政策的对抗以及人们为之付出的代价。

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刘震云、阿来、莫言三位作家,都是在沉寂了相当一段时期之后拿出各自的潜藏之作;莫言写姑姑是他多年来孕育已久的梦想;阿来自称对格萨尔王的史迹传说研究了一辈子;刘震云要为中国人“立心”的想法也长久萦绕于心……相较于以前很多作家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浮躁,“急于表达,拙于思考”的浅陋,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、《格萨尔王》和《蛙》的徐徐“道来”,无疑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反思或者反叛。

职场小说 风行一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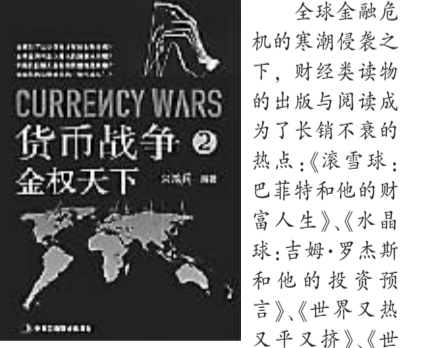
职场小说大行其道,是今年书界的一道耀眼的风景。《白骨精》、《职场秘笈》、《浮沉》、《圈子圈套》、《狩猎》、《丁约翰的打猎》、《不认输》、《一个外企女白领的日记》、《人事总监》等一大批职场读物联翩而至,卖出了天量;尤其是前两年风行一时的《杜拉拉升职记》,又推出续篇《杜拉拉2 华年似水》,发行量直逼百万,话剧、电视剧、电影

也跟风而来,引得无数职场中人奉“杜拉拉”为偶像,把职场小说当成了“生存指南”,持续高烧热度不减。有人说,是就业寒冬成就了职场小说的走红。

职场小说的内容往往致力于描述竞争中的你输我赢,职场里的圈子圈套,公司内的人事浮沉——看世界如同敌我二元的险恶江湖,应之以道则是“你死我活”的厚黑学,一些作品过于夸大社会和职场的阴暗面,对于人性的认识与表达有以偏概全之嫌。而且,由于一些写手自身的能力缺陷,作品无力关注与发掘文学最能打动人心灵的东西。这类书的一些写作者也认为“视野、格局都颇为狭隘窄小”,很有提高境界,开阔心胸的必要,以扩展、提升书写的空间。

职场小说明年是否还能大红大紫,我们拭目以待。

财经图书 逆市而上



全球金融危机寒潮侵袭之下,财经类读物的出版与阅读成为了畅销不衰的热点;《滚雪球: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》、《水晶球:吉姆·罗杰斯和他的投资预言》、《世界又热又平又挤》、《世界是弯的》出自洋人手笔,着眼点多在豪门巨富、全球化、未来趋势这样的宏观运眺;《花小钱过优越生活》、《低成本的幸福生活:钱多多

的省钱计划》、《经济危机下怎样过“紧”日子》则是国人对于自身生活的密切关注——当然,中国人同样具有“观天下”的胸怀和眼界——宋鸿兵的《货币战争2:金权天下》与陈志武的《金融的逻辑》两书,一个指斥西方金融“阴谋论”,一个全面驳斥前者的观点,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当年曾以《大趋势》风靡世界的奈斯比特教授,在27年后推出《中国大趋势》,对中国经济“奇迹”不吝赞美之辞,或可视为中国与西方易势之巨变中一个小小的注脚。

经济越是不景气,人们就越是想知道经济学家说些什么,让出版社抓住了商机。“如何面对危机”之类书籍,取暖也好,指路也罢,至少可得片刻的安心。

“大国”书热 对应崛起



随着中国国力增强、在国际社会发声的份量加重,“大国”、“强国”类图书相继面世,角度不一,种类繁多,在读者中形成了新的卖点。有以历史上大国兴衰为借鉴的《大国的陨落》、《大国的衰落》,有以当代中外关系为切入点的《怎样做大国》、《中国的威胁?》,有从中国发展趋势放眼未来的《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》、《头号强国:中国的梦想、现实与

战略》,有从国际战略大格局思考谋划的《中国力》、《大国游戏——看中国如何碾压世界》;其中值得一提的是《中国不高兴》;大时代、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,该书据称是1996年轰动一时的《中国可以说不》的升级版,与激情冲动的“前传”不同,“续篇”中鼓吹“中国和西方牌牌”的观点不改,更从政治地缘学的角度宣示了作者心中的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——短短两周之内,该书从首印7万册到加印20万册,引发了媒体和学界的广泛争议,严词抨击者有之,阵脚叫好者有之,“不高兴”打下的烙印深刻。

呼唤祖国强大是人们的良好愿望,说到底,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要凭我们自己的软硬实力。



法兰克福书展刮起“中国风”

法兰克福:中国的姿态

2009年10月14日,有着“世界出版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”之称的法兰克福书展开幕,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次以主宾国身份亮相,展示当代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,促进中国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各国文化和谐交流与合作。海外媒体报导:此次在德国掀起的“中国风”引起了世界关注。

这是中国出版界第一次成为国际书业的主角——在2500平方米的主题馆和1000平方米的图书展台上,全面展现中国出版成果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;612场主宾国活动安排包括了专业出版文化交流、作家作品推广、艺术展览与文艺演出、电影



展、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展演、当代艺术精品展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、世界遗产在中国图片展等丰富多采的内容。中国还派出

谷歌侵权:一箭射几雕?

570位中国作家的17922部图书,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谷歌数字图书馆扫描上网,中国作家的权益被严重侵犯。这引起了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等相关机构的抗议和反对,并有中国作家采取法律手段起诉这种侵权行为。在此后的谈判中,谷歌方面匆忙提出了“每本书赔偿60美元”的和解方案,更被作家们回绝是“霸王条款”,引发了更激烈的反应,大有不迫使谷歌图书搜索

关闭不罢休的味道。

对这一版权纠纷的广泛争议,并未就事论事而是引向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多方位思考:中国权利人——出版社和作者——的版权保护意识比较淡薄,维权态度不够积极,面对90%的侵权现象源自互联网,应该加强维权的自我意识;数字出版商向著作人隐瞒真实销售数据、不支付作者的版权费已成家常便饭,整个行业缺乏第三方监督;特别是我国

“80后”作家:为出名着急

行将岁末时,“80后”女作家张悦然主编的文学杂志《鲤》做了一次专题问卷调查,让时下那些各领风骚的“80后”作者谈一谈他们对上一辈作家的看法。没想到,“80后”作者竟来了个集体“反水”,口诛笔伐传统文学,轻蔑、不屑、决绝之情状,令人瞠目。

——“我们在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肯定受过先锋派的影响,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不一样,但后来却发现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世界表达出来。”

——“那些曾经作为我们少年偶像存在

的作家们,如今已经淡出了我们大部分人的视线,我们其实都已经羞于提起自己曾经喜欢过这一批作家。”

——“上一辈作家已经没有资格为自己的精神偶像。”

“80后”的白眼狼行为与上世纪90年代那次否定鲁迅、否定西方哲学的文坛风波如出一辙。1998年,初露锋芒的青年作家朱文、韩东等人拟了一份问卷,寄给了70位与他们年龄相同的作家。同年9月,这一问卷及其答案以《断裂》、一份问卷与五十六份答案》为

名在《北京文学》上发表。作家们对鲁迅及西方哲学的否定态度在文坛引起轩然大波。

那时还没有流行“炒作”一词,但青年作家集体表达“决裂”,闹出动静,最大的目的是引起更多人的注意。

其实,文学秩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动。乳臭未干的“80后”之所以标举反传统,说明他们还不真正明白传统意味着什么,又急于为自己在新文学秩序中争一席之地。急于人寻味的,是抽刀断水水更流,传统文学还在义无反顾地滋养着这些狂妄无知的人。